

On the Expressing
Methods of
"Attempt" and
"Experience"

“尝试”、
“经验”

表达手段论

伍和忠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尝试”、“经验”表达手段论/伍和忠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8

ISBN 7-80190-661-6

I. 尝… II. 伍… III. 汉语-表达(语言学)-研究
IV.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0337 号

内 容 提 要

“尝试”与“经验”处于汉语“体”范畴中的不同层次上，它们在上古、中古、近代各个时期的表达形式、表达手段都有比较大的变化，从这些变化中可以窥见汉语语法发展演变的一些线索和规律。探讨“尝试”、“经验”表达手段的历时演变在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中有重大意义。

上古汉语表示“尝试”意义的主要形式是“尝_动 + VP”、“试 + VP”，这是一种词汇—句法手段。“尝_动”、“试”所处的句法位置都是比较严格的：它们只居于谓语位置上（非谓语中心），后接动词性成分。而不表“尝试”意义的动词“尝”、“试”的分布与此不同，它们处于谓语中心地位，其后跟的是体词性成分，因此，从形式上可以找到二者的区别。上古后期，“试 + VP”形式逐渐占上风，似有取代“尝_动 + VP”之势。从语义上说，上古汉语用词汇—句法手段表示的“尝试”义既非单纯的词汇意义，也不是纯粹的语法意义，它是一种词义和句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意义，也就是两种不同层次意义的融合。这种“尝试”意义不宜称为“尝试体”或“尝试态”。

上古汉语表“经验”主要采用两种句法形式，一种是“尝/

曾 + VP”，否定形式是“未 + 尝/曾 + VP”，“尝”、“曾”是表示过去时间的副词，“曾”在上古还很少见；另一种是特定的句法结构“闻 + 之，O”，它们都是具有一定标记性的。这些形式表示的意义属句法意义。“闻 + 之，O”结构还具有一定的篇章功能。由于其自身的种种局限，“闻 + 之，O”形式中古以后走向衰落。

中古汉语表“尝试”基本上沿用上古时期的句法结构形式“尝_动 + VP”、“试 + VP”，上古后期的“尝_动”消“试”长现象在此期继续维持。中古表“尝试”的形式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上古的旧质要素和旧有的形式“试 + VP”（包括“试 + VP + 看”，其中“VP + 看”也可以视为“VP”）。这种极富生命力的表达形式在这个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VP”实例范围扩大，构成材料多种多样。“V/VP + 看”形式已经萌生，并且出现了表“尝试”的用例。“VV”重叠式有了更多的实例，它们一般表示动作行为的反复、持续时间的久长等意义。

中古时期表“经验”仍继续大量使用“尝 + VP”形式，但“曾 + VP”实例有所增加，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此期“尝试”、“经验”表达形式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古语法的枢纽地位。

近代是汉语表“尝试”手段产生重要变化并有很大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期，除继续沿用高频出现的“试 + VP”以外，“试 + V/VP + 看”这种旧形式新格局的实际用例数量增加，并扩大了使用范围。“VP + 看”的使用也逐渐多了起来，这种形式中的“看”由于受“试”的感染，获得了部分表“尝试”的功

能，这是“VP + 看”结构得以表示“尝试”意义的重要原因，但“看”的实义并没有完全消失，它还是一个处于虚化状态中的动词，不宜将其视为助词。至于“VV”重叠式，它一般表示短时、少量等意义，其本身并不具有表“尝试”的功能。

近代汉语“经验”意义的表达在形式和手段上与表“尝试”的格局相似——新旧杂陈，新旧并存。旧有的形式仍以“曾 + VP”为代表。“过”由中古时期充当补语而演变为助词后，新生的形式便以“V 过_助”为代表，“曾/曾经 + V/VP 过_助”则是新旧合用的形式，是旧质要素对新生形式的渗透，也是汉语表“经验”的一种加强手段。由“V 过_助”表示的“经验”义一般称“经验体”。汉语方言与汉藏系其他一些语言表“经验”的形式和手段也与汉语共同语有诸多相似、相同之处。汉语方言里存在的若干特殊形式是汉语历时发展演变过程中留下的痕迹，从中可以观察汉语一些相关现象的演变历程。亲属语言使用与“过”相当的标记成分，或为借用，或是同源。

汉语表“尝试”与“经验”的形式经历了长期的演变后，在近、现代汉语两个共时平面上有了一些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表“经验”的形式上，由“曾/尝 + VP”结构为主导演变变成以标记成分“过_助”与“V”结合构成的“V 过_助/曾(经) + V 过_助”为主要表达形式。

“尝试”、“经验”表达手段的不同性质反映了汉语“体”范畴各个次类的不同层次，其中“尝试”居于外层，“经验”居于上层。从“尝试”、“经验”表达手段的历时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到汉语“体”的一些特点，并为其范畴归属找到相应的位置(它属于句法范畴)。

汉语的“体”与印欧语的“aspect”有层次之别，表“体”手段不同质。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汉语暂无区分“体”、“貌”的必要。汉语有句法层面上的“体”范畴而无“时”（tense）范畴。

序

柳士镇

和忠的这本书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汉语表“尝试”与“经验”手段的历时研究》的基础上增删修改而成的，主要研究汉语“体”范畴中“尝试”与“经验”这两种重要的次范畴。全书的讨论从二者表达形式的历时演变入手，自上古直至于近代，时间跨越两三千年来。

作者认为，上古汉语表“尝试”主要用“尝_动 + VP”形式，“试 + VP”在上古后期处于上升趋势，这两种形式都属于词汇一句法手段；此期表“经验”也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尝 + VP”（“曾 + VP”形式处于萌芽状态），否定形式是“未 + 尝 + VP”，另一种是特殊的“闻 + 之，O”结构。作者用 construction grammar 理论对相关问题做了一定的解释，这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从美国 Fillmore 等人的相关学说发展而来的 construction grammar 理论，用于汉语语法尤其是古汉语语法的研究能否取得大的成效，还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中古汉语表“尝试”和“经验”主要沿用上古的形式，不

过“试+VP”发展迅速,“曾+VP”也增加了一定的实例;具有一定的表“尝试”功能的“看”已经萌芽,后世“经验”体的标记“过”此期发展到了补语阶段。作者的讨论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古语法在汉语语法发展中的枢纽地位,是一个关键。

近代汉语表“尝试”的“VP看”形式趋于成熟,作者认为,“看”的表“尝试”功能是受“试”的近距离“感染”所致;此期“尝试”意义的表达形式主要还是“试+VP”,“VV”重叠式本身并不表“尝试”义。此期表“经验”的“V过_助”形式已经成熟,但使用频率并不很高,“曾/曾经+V过_助”是新旧杂合的形式,是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表“经验”范畴的加强形式。作者在历时探讨的基础上对汉语“体”范畴的各个次范畴做了归纳,认为在近、现代汉语的共时平面上,“尝试”、“经验”处于“体”范畴中的不同层次上,汉语的“体”范畴居于句法层面。

汉语“体”范畴的全面研究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历时、共时两个层面的探讨都相当深入而全面。作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在表达形式和语义上都有一定联系的“尝试”和“经验”两种次范畴作为考察对象,颇具新意。这说明作者并非随机选择,而是经过一番认真细致的考虑的。另一方面,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尝试”和“经验”两个次范畴的研究成果相对薄弱,尚有较大的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作者从历时的角度深入地探讨了两种次范畴表达手段的演变过程,不仅有朴实无华的本体研究,又有浓厚的理论色彩。作者认为,汉语的“体”范畴仍处于发展之中,似无强做“体”、“貌”二分的必

要。这一结论应该是中肯的，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对于目前的研究来说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该书材料丰富，分析细腻，体现了作者缜密的思路。作者第一次甚为全面深入地探讨了汉语“尝试”、“经验”表达手段的历时演变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汉语“体”范畴研究中历时研究方面尚显薄弱的缺憾。作者的视野也非常开阔，在历时的探讨过程中，常常能结合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相关现象做进一步的讨论。

我与和忠第一次见面在2000年9月，那时他是国内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南京大学学习的，一年后他考入南大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成了博士研究生。读博三年，他是扎扎实实走过来的。南京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书店他几乎逛遍了，但却不清楚中山陵、玄武湖具体是什么模样，也不知道夫子庙的夜景有多么美丽。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动手早，完成得也早，在答辩前就已做了多次认真的修改。这次整理成书，又根据同行的意见做了一些变动。每修改一次，都朝着精细的目标前进一步，这是我非常高兴的事。和忠年富力强，我相信他一定能获得更大的成绩。

2005年元月于南京

目 录

内容提要.....	1
序	柳士镇 1
绪 言	1
一 汉语表“体”手段研究概况	1
二 本书研究设想和研究意义	33
三 相关的理论方法	40
四 本书所用文献材料的简要说明	44
五 本书所用符号	46
第一章 上古汉语表“尝试”与“经验”的手段	47
第一节 两种“尝+VP”结构——同形而异质	48
一 表“尝试”的“尝+VP”	48
二 表“经验”的“尝+VP”	56
三 与“尝+VP”相关的否定形式	66
第二节 “试+VP”与“曾+VP”	
——旧有形式的局部替换	69

一 表“尝试”的“试+VP”	69
二 表“经验”的“曾+VP”	78
三 其他表“经验”的相关否定形式	80
第三节 闻+之, O——上古汉语表“经验”的 特殊形式	83
小 结	101
 第二章 中古汉语表“尝试”与“经验”的手段	104
第一节 两种“尝+VP”形式的不同变化 ——余绪与强式	104
一 表“尝试”的“尝 _动 +VP”	104
二 表“经验”的“尝+VP”	106
第二节 “试+VP”与“曾+VP” ——成熟与发展中的两种表达形式	112
一 表“尝试”的“试+VP”	112
二 表“经验”的“曾+VP”及其否定形式	119
三 其他与“经验”义相关的表达形式	123
第三节 V/VP+看、V+过 ——新生形式的萌芽与萌动	124
一 表“尝试”的新生形式的萌芽	124
二 “V+过”的萌动及相关问题	142
小 结	148

第三章 近代汉语表“尝试”与“经验”的手段	151
第一节 尝 _动 + VP、试 + VP, 尝 + VP、曾 + VP	
——兴盛与衰微的纷繁局面	151
一 表“尝试”的“尝 _动 + VP”、“试 + VP”	151
二 表“经验”的“尝 + VP”和“曾 + VP”	155
第二节 试 + V/VP + 看、V/VP + 看——“旧”形式与	
“新”形式的进一步发展	163
一 试 + V/VP + 看	163
二 “V/VP + 看”及相关问题	167
三 “看”在汉语方言中的句法表现	178
四 汉藏系其他一些语言相应的表达形式	182
第三节 “VV”重叠式——“短时”义与	
“尝试”义的纠结	184
第四节 V _{过_助} 、曾/曾经 + V/VP _{过_助}	
——新旧形式的融合与并存	201
一 表“完成”的“V + 过 _并 ”与表“经验”的	
“V _{过_助} ”	201
二 表“经验”的典型形式“曾/曾经 +	
V/VP _{过_助} ”	208
三 其他相关问题	215
小 结	232

第四章 “尝试”、“经验”表达手段与汉语的“体”范畴	235
第一节 汉语的“形态”与“尝试”、“经验”表达	
手段的语法性质	236
一 关于汉语“形态”的讨论	236
二 “尝试”、“经验”表达手段的语法性质	242
第二节 “尝试”、“经验”等意义的表达形式与	
汉语的“体”范畴	248
一 汉语表“体”形式与各家对“体”的认识	248
二 “尝试”、“经验”诸意义与汉语的“体”范畴	252
三 汉语方言及汉藏系等其他一些语言的	
“体”范畴	263
小 结	279
余 论	282
一 汉语“尝试”、“经验”表达形式（手段）	
历时发展演变的一些特征	282
二 汉语“体”、“貌”的分合问题	284
三 关于汉语“体”与“时”的讨论	288
四 汉语“体”范畴研究的一点思考	294
参考文献	297
主要引用书目	326
后 记	332

绪 言

一 汉语表“体”手段研究概况

1.1 19 世纪末，随着《马氏文通》的问世，汉语文言语法的完整体系由此建立，这是我国汉语语法研究的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虽然马建忠所做的是一种泛时的研究，并且较多地模仿了拉丁语语法，但毋庸置疑，《马氏文通》“奠定了汉语语法研究的基础，它标志着中国文法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①，它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1924 年，另一部重要的著作《新著国语文法》出版，黎锦熙氏以句子为本位，为汉语白话文语法勾画了一个甚为严密的系统。1948 年，赵元任出版了他的《国语入门》，真正将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运用于汉语语法研究。^② 20 世纪上半叶，古代汉语，包括上古、中古、近代（各个时期的具体上下限见下文）中的文言和白话语法及现代汉语（包括方言）语法的研究在事实、现象的描写和解释，规律的探讨和总结，以及体系的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第 273 页。

② 参见何九盈（2000:77）。

建立、新的理论方法的引进和运用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20 世纪下半叶及本世纪初,在前述各个项目的研究中,学者们都做了更进一步的开掘,特别是在功能解释方面成绩尤为突出,发明和创新之作时有所见。总之,历时与共时的研究都有长足的、全面的发展。

1.2 就汉语“体”范畴的研究而言,起步虽晚而成绩斐然。专家学者所关注的“体”范畴中主要的次范畴有:完成/实现体、进行体、持续体、经历/经验体、起始体、继续体、尝试体、短时体、反复体等。在对各个次范畴的探讨中,“完成/实现”、“进行”、“持续”等的表达形式、标记成分研究得比较深入、充分,各家之所论,可谓精彩纷呈,胜见迭出,为今后更深层次的、全面系统的探讨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汉语“体”范畴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各种表达形式或表“体”成分(一般称“时态助词”或“动态助词”)上。综合各家的讨论可以看出,标记汉语“体”范畴中各个次范畴的成分主要有:表“完成/实现”——“了”、“却”、“去”、“取”、“得”、“将”、“过”(一般记为“过₁”)、“来”等,而“了”最终取代了“却”、“去”等类成分,使汉语表“完成/实现”的标记定于一尊;表“持续”和“进行”——“着(著)”(在近代汉语以及现代汉语的某些方言中还有表“完成”、“经历”等用法);表“经验/经历”——“过”(一般记为“过₂”,“过”在南方一些方言中还可表重行貌);表“起始”——“起来”;表“继续”——“下去”;表“尝试”——“看”及动词重叠形式。对这些标记成分和相关的表达形式的发展演变、成熟时间、语法意义和句法功能等,现当代诸多学者先后撰文著书,尽力做出新

的、深层次的、充分的开掘和探讨。学界的共识是，“了”、“着”、“过”等“体”标记来源于动结式中结果补语的进一步虚化，而动结式源自先秦的连动结构。学者们对“连动”、“动趋”和“动结”等结构形式的探讨是相当深入而全面的，这为我们把握汉语“体”标记的源头进而探讨其流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一般认为，汉语表“体”手段主要是虚词。从我们所能见到的研究论著来看，前修时贤或从历时的层面进行探讨，着眼于这些虚词纵向的发展变化；或从共时的层面加以研究，对其意义和功能进行描写和解释；或者历时共时相结合，讨论了其中一个或几个标记成分（虚词）的虚化过程、虚化机制、成熟时间、功能分布和语法意义等。有的论著对汉语的整个动态助词系统的历时发展进行了研究，或者讨论了某部专书的动态助词系统。这些研究都有骄人的成绩。下面以历时探讨的论著为主，撮要言之。

1.2.1 关于“了”的研究

“了”、“着”、“过”是汉语学界公认的三大“体”标记（附于动词后表“完成”或“实现”的“了”一般记为“了₁”，句末的“了”一般记为“了₂”），它们由动词到助词的演变历程基本上是平行的、整齐的，体现了语言系统性的特点。对“了”、“着”、“过”演变的动因、机制，学界一般从它们意义的变化、句法位置和组合功能的调整、语境的影响、句法语义因素的制约以及语音表现等方面进行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运用了虚化、语法化、类推、重新分析、认知心理学、语义特征分析、词汇兴替等理论方法。其中对“了”的历时、共时的探讨是汉语“体”标记研究中成果最为突出的。关于表“体”助词

“了”的产生时代，大体上有这样几种看法：①魏晋南北朝；②唐五代；③宋元时期。

一是“了”产生于魏晋南北朝说。

持这种看法的学者不多。董琨（1985/2000）探讨了汉魏六朝时期的汉译佛经，发现此期汉译佛经中出现了“动+了+宾”形式（董文共举出7例）^①，因此他认为，在中古前期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形尾“了”已经基本产生了。

董琨根据的是佛经材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土文献似乎尚未发现有“动+了+宾”形式的实例，此期“了”的性质基本上还是个动词。

二是“了”产生于唐五代说。

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表“体”助词“了”唐五代已经出

① 董文所举“动+了+宾”的例子是（“动+了+宾”形式是我们根据董文实例抽象出来的）：

（1）是时贤者舍利弗曰：“请诸比丘听说法。……第七十法，难受了十德道居。……”（按，此例董文所引很长，兹略去后文。）（《长阿含十经法经》卷下，东汉安世高译）

（2）所度无极，一切分别，皆使决了权慧之事。（《正法华经》第三，西晋竺法护译）

（3）去来今佛所叹如是，而割判了微妙色象。（同上第六）

（4）诸佛答问已，断了所疑惑。（《大宝积经》第七十九，后秦鸠摩罗什译）

（5）施众以明眼，决了诸疑惑。（《佛说长阿含经》第二，后秦佛陀耶舍译）

（6）彼修行人观了一切众法，无事不观，无事不知。（《出曜经》第三十，后秦竺佛念译）

（7）通达胜妙义，一相实智生，决定了真谛，敬礼世尊足。（《佛所行赞》第四，北凉县无阡译）